

大同平叛志

蔚州尹 畊著

秀水項德楨訂

男鼎鉉補



大同為京師藩蔽其北無亭障又長城歲久浸壞
虜入即至城下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曰虜直抵
城烽堠失也失烽堠以鮮屯戍墩卒懼攻圍匿警
也夫鎮城下即戰場何以示武虜倏忽往來何以
耕牧且宣大咸鎮也虜犯宣不數日不屢戰不能
至城下以葛峪白陽諸堡為之外蔽也大同何以

獨否於是城紅寺臚圍窰山墩水盡頭沙河堡是
嘉靖三年五月也初文錦至大同憤正德末戒令
弛廢用法深嚴七月城五堡將成遂議屯戍事曰
發軍湏二千餘即於橫兵內摘撥或勸文錦招募
不聽指揮賈鑑者故西路叅將以言事得幸文錦
立贊之會總兵官鎮守太監咸以為言文錦快曰
是令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者非鎮撫親
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矣三標下皆素游惰
有良室家宅業者聞當發大恐于是伍豪郭鑑柳

忠陳浩胡雄郭疤子等百餘輩聚謀曰五堡虜穴
也非人所居我輩寧死不往時文錦薦賈鑑為叅
將督工而即以所當發兵護役鑑為人多愆行視
美好水澤土田可禾稻確磴者私之役護役軍墾
田穿磴渠且督工急郭鑑等號于軍曰都府城成
即置我輩于死地首盡是策者賈鑑也而又多自
私重役困我即殺之役可已因大呼曰同譟譟而
面不擁聲不疾者殺之夜二鼓擁至帳殺賈鑑遂
叛出塞營于焦山使人請曰必宥檀殺之罪不然

即北走胡文錦聞變不知所措令都指揮徐輔大
同縣知縣王文昌出塞撫之兩往諸叛乃還為約
曰不可解散聞砲聲則聚而堅壁由是率數十百
人聚行衢市中時橫劫不可制既而文錦下令跡
首謀殺賈鑑者郭鑑等即夜舉砲聚衆攻都院火
其門殺文錦劫府獄兵仗庫出罪人奪諸城門自
守之且間使走胡求附而出故帥朱振于獄主軍
事朱振者山陰指揮也先任宣府大同總兵官素
機詐敢大言失職怕怨望時以賊罪繫府獄諸叛

既殺文錦劫獄出之推為主振因言不得已為衆
所迫乃以三事約束諸叛令不得犯親王宗室損
倉庫軍資及劫掠間里且為諸叛乞貸死自後紛
梗多其畫云八月變聞上命桂勇為總兵官蔡天
祐為巡撫都御史時諸叛屯結不解人情益恟懼
天祐聞命就道或沮之曰城中不可測也天祐曰
蔡人尚吾人况雲中乎疾馳至鎮勇亦入城與天
祐共議撫處事密捕首惡二十餘人誅之既而蔡
將李賢兵征回夷過鎮止宿郊外諸叛復譟曰屠

城兵至矣聚衆殺知縣王文昌于是天祐密疏曰
事已至此法不可不討威不可不行幸代藩業已
出城無以臣為慮也勇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吾
輩已任事而坐視賊子戕命吏乎乃偽召郭鑑等
與計事賜之食令家丁桂全勝等即食所斬之又
偽為有所遺失遣執旗官索于民舍各即其家圖
之允斬三十餘人函首以獻其餘黨喧曰鎮府賣
我也始言見原而今盡殺之邪譟而攻勇勇登門
拒之從旦至暮矢盡被執時天祐在病聞變輿至

斥諸餘黨曰爾輩戕都堂寧有不究之理得首惡
以獻則餘者免矣桂實活汝汝讐之邪乃譟而解
勇因留宿故總兵葉氏宅諸餘黨數窺門且曰葉
氏為我拘桂公不可使脫去也會有詔召勇還勇
間行赴京師初天祐請兵朝命戶部侍郎胡瓚都
督魯綱督遼薊京營兵進討至是諸叛復執勇瓚
綱以兵進駐陽和仍推振為主瓚綱自軍中上書
求解詔以振為總兵官舊犯一無所問至四年二
月叛兵伏誅初桂勇誅諸叛未竟瓚綱即班師故

餘惡及執勇者皆漏不誅都御史天祐乃付耳目
 于誠朴者間以他事斃之至是逋逃郭雄輩見事
 寧稍稍來歸天祐知之督親信捕斬得四十餘人
 隨下令曰殺巡撫之首惡未盡執總兵之再犯未
 究雖爾輩可遂以為安乎今茲盡矣究矣其安生
 理此後以變中事來告言者罪于是大定十一年
 九月李瑾為總兵官十二年四月都御史劉源清
 來督軍務十月鎮兵殺總兵李瑾以叛大同北迫
 胡虜時至舊將令寬慢諸軍追虜有不至者失期

者咸置不問墩卒懼虜攻圍或歇後烽燧屢失甚
 有受虜遺為緩其烽者比兵出則無及矣又朱振
 之罷也寓鎮城代將有大區畫必與之謀振以示
 惠於諸軍結其雄長伍中諸有心計及異能若織
 組技藝者班下怕役于其家時時巷議新政瑾至
 軍申令戒嚴有警鼓于軍日期其刻至其鼓竟徑
 以親近往虜退索諸失期後至者刑之塞下乃歸
 烽燧失傳雖微必治置革鞭鞭之曰異於槌傷骨
 也又不咨詢朱振于是伍中及墩卒時出怨言振

因以微言動之諸來役者泣訴法太嚴則曰李瑾生長右衛小城無長人度彼習知伊小城中軍伍易制也豈知鎮城多傑者邪又曰往年張文錦之變軍人豈獨于總兵官不敢發邪于是舊殺文錦脫漏未誅如王福勝輩咸憤曰必殺之及是有二邊之役諸軍以給犒暫還既給犒瑾令曰來日黎明至工所其夜有大星隕西北方衆星隨之如雨瑾自見之嗟嘆就寢夜二鼓王福勝等喊譟集衆得三四十人共圍燒瑾扉門始瑾與諸將吏約有

急舉砲則各以兵至聞變舉砲凡三舉將吏不至而諸兇悉集矣瑾知事急率弟珙執弓矢登門拒戰比明盡矢數房手殲十餘人傷者數十人至辰力疲叛者一人從傍刺其弟墜諸兇殺之瑾知不免免胄擲地曰惡狗吾為大將豈死汝手邪遂自刎因墜門下諸兇共斃之遂共劫庫出仗執都御史潘倣諸為桂勇蔡天祐所用禽捕首惡者悉殺之奪門鑰陳火器嬰城以叛遣人以金幣女伎遺北虜乞援曰中土富樂可來自帝勝沙漠也遠近

大同再變
大震初變聞廷議以大同再變士卒驕肆不有大
懲終鮮戒心詔源清進兵且命永為提督源清乃
檄問變故兵駐聚落堡永師趣鎮城南宣聲誅殺
總兵者諸叛復擁振為主出庫仗火器列置陴院
嬰城拒命日劫掠諸富家搜殺諸定變有功者一
言不相入及素睚眦者咸滅族矣後永攻南關破
之殺戮亦衆然皆愚痴守里開不去者永乃為長
圍守之天既寒凍官兵戰疲賊乘間出突戰數不
利初官軍於至也遼東兵乘勝入其南城門以永

未至今未下馳而出至是咸惜之振既主軍事乞
赦叛者請斬首惡以獻縛乞丐者十餘人以至源
清乃檄召振計事先是諸叛遣人齎金帛使北虜
邏徼獲其二人源清簿訊之具得振受諸叛擁立
及為規畫城守拒命使為已請節鉞諸奸謀振不
知也及至源清詰之不服出邏獲者証之振震懼
是夜仰藥死十三年正月叛兵勾虜入寇初變諸
叛即使人以金幣噉北虜有邢通事者素盜馬塞
外頗知虜駐牧所率數人往虜初疑之既而知戕

總兵事實虜酋打來孫吉囊俺荅兀慎等以五萬騎至官軍堅壁不敢戰而餉道斷絕源清兵駐聚落堡與虜角不利永屯城南不能相援也中外大震諸叛以虜使十數人入城指代王宮示之曰此與汝王子居虜使咬指稱死叩頭去諸叛欲盡納虜入城城中人不聽乃止已而虜自解去或曰有陝西遊擊史俊潛出塞襲其輜重虜聞之乃退先是戶部郎中詹榮以理儲至鎮有父喪值變不克去榮素允出納且為諸軍計供餉誠懇故不為所

怨至是聞官軍戰數不利諸叛復購虜將至乃止哭離苦奮然曰君親併急予何敢自附于執禮矧父喪母氏俱在此乎遂潛使鎮撫王寧者詣軍前呈儲牒寧至既呈牒督府三麾之蹠不去督府悟屏人與語寧悉陳榮意且曰榮言不敢愛死以忘君父今兵屯已久外寇且復來主上寬仁德音屢布罪止渠魁而為克惡所逼城中人弗聞也即聞弗信也得片札為徵約內應圖之不數日可辦夫渠魁不數十人而城中生齒且數萬軍門忍盡殘

之乎督府曰善給印札臨行戒寧曰為我謝詹君忠孝臣子事也勉為之寧還榮乃以札示遊擊戴廉時諸叛推指揮楊麟馬昇主軍事廉曰馬昇亦治安能臣也必得與謀榮曰然遂召昇告之昇曰公生死骨肉我也不敢避榮復欲有所計議軍前使昇揚言曰自兵斷炭路城中凍甚詹郎中有信義盍凖之一出乞軍門諸叛不疑也榮至軍計事畢出遇兵部主事楚書于途手榮曰大事可就願與君共之于是榮復與書定謀且曰城中不知德

音吾謀就公以天使齎詔入一省慰之則事濟矣書曰諾榮入城給曰炭路許通然聞有天使齎赦至闔城或可生也乃復密與昇及素忠憤者二十餘人共盟于廨昇泣曰有如圖事不諧而死其以百口累公榮許之昇乃復揚言天使至衆迎書入宣慰畢書出是夜昇與同盟者分禽諸首惡二十餘人斬之函首軍前次日大軍退舍諸脅從登城望見之懼且喜呼曰是真活我也榮令開諸城門撤備具迎巡撫都御史樊繼祖以入遂定聞之父

老曰官軍頓城下戰不利督府令為地道垂成為
賊覺後引水灌城城土堅不墮也而傳言虜復至
人情恟懼更五日不下有他虞矣於戲有他虞則
國勢危虜再至則鎮人左衽矣若詹公者功真再
造也哉

藤峽紀略

蔚郡尹 畊撰

秀水項德楨訂 男鼎鉉補

斷藤峽者柳州大藤峽也北起武宣南阻潯江西
極龍山東連五屯盤礴六百餘里其江發源牂牁
經柳慶潯州下與程郎都泥甘蘭諸水合中有四
灘多巨石水聲激觸如雷其蘿淥紫荊根姜老鼠
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崖仙女關九層樓諸處號稱
絕險入者往往迷徑又東則為茶力山西北為羅

運山俗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羅運之險再倍力山率幽崖絕壁迴谿懸磴蓋至人不可窺矣峽狃無能族別而藍胡侯盤四姓為之首長好殺輕生憚見官府又慙悍難曉變亂立作然善結向化狃通城市豪強曰招主者伺官府動靜又峽山高可見數百里外而力山狃善以毒傳弩矢羅運尤衍間從古無履其隩者故變作軍期必先知眺于峽指壁壘如掌小急援力山大急走羅運莫可捕云景泰中狃酋侯大狗作亂攻破郡邑虔劉吏民守

臣以甘言煦之愈驕鴛而京師有也先之戒變聞未暇事也天順中詔捕得大狗者畀千金爵一級久之靡應由是鬱林博白新會信宜興安馬平來賓諸徭蜂起徃徃遙應大狗

憲皇帝即位兵部尚書王公竑決策請討且薦浙江左叅政韓公雍文武才幹可任

憲皇帝從之以韓公為僉都御史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督諸軍進討且勅韓公得以便宜從事成化元年六月韓公

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咸曰兩廣殘破盜賊四出譬之火燎于原宜分兵撲之徐觀其定韓公曰不然揚湯止沸不若去薪夫藤峽者廣西腹心之疾大狗巢穴也舍是不圖而治其末所謂挾火馬而噓之者也不若併力西向腹心一潰元凶就擒餘悉投刃解矣衆曰善適以三萬人兼程而西七月至泉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擊滅之戮失律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股栗九月至桂林或曰脩仁弱浦藤峽羽翼也乃先脩仁凡部兵十六萬人五

路並攻三戰而抵力山徭大敗擒千餘人斬首七千三百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藤峽天險盤礴六百餘里瘴癘毒淫不可輕入宜屯兵圍守待其自斃韓公曰六百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我老彼壯衝突是患何斃可待兵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我軍新捷勇氣百倍因而乘之敵可立盡乃分諸將校為十四道並進別檄都指揮夏正由府江間道伏兵林峒邀其東奔遂連破石門道袍屋厦紫荆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岵等寨賊

遁入桂州橫石寺塘九層樓諸險列柵為拒韓公命死士揮大斧刊木肉薄以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夏正則自林峒來援擊其背賊大驚潰擒大狗及千餘人斬首三千二百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猺蟻渡若徒扛然至是斬之稱斷藤焉韓公既平藤峽餘猺悉定乃上言撫猺便宜且曰碧灘盜賊數起崇姜大宣為蓼水北岸又紫荆竹踏梅嶺大冲要路也請釋上隆州土官岑鐸別設武靖州于潯州以鐸知州撫治諸猺又曰諸灘

若勒馬獻俘碧灘及貴縣之龍山武宣之東鄉皆宜設巡檢司藤縣五屯獞人無所統宜設所仍疏土人有土者李昇陸善政廖政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貴零扶寨可巡檢千戶李慶可統獞人憲皇帝皆嘉納行之至是廣中有寧宇者三十餘年正德間遺孽浸蔓峽以南至橫江禦人都御史陳公金曰猺嗜魚鹽耳可委而哺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猺就水滸受去江道稍疏陳公遂自以為功上其事請名曰永通峽猺緣此

征商無筭稍不愜即掠殺之潯人語曰昔永通令求通求不獲莖江中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公守仁以田寧之後振旅潯州父老言狀王公以二萬人勦之斬六百級雖稱稍平而峽北遞起靡有寧歲武靖知州岑邦佐者岑猛次子也鐸死無子邦佐以族子嗣淫縱無度所部苦之且多納徭賂通其剽劫弛津急防而徭酋侯勝海居弩灘有厚貲田廬武靖頭目黃貴韋香謀有之乃言指揮使潘翰臣曰貴等力能撲殺此獠翰臣素寡謀漫應曰好

為之十六年五月貴香遂誘刺勝海于市勝海弟公丁噪衆至城下殺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閱叅將孫繼武詣都御史潘公旦言狀請討之適叅將沈希儀在坐曰猶賊未易殄也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退恚恨謂閱曰是夫戔戔攘功者閱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抵弩灘賊偽遁斬一病夫而還閱繼武遂張言賊破不復反請立堡戍守旦從之希儀復言賊未深懲立堡難守非便不聽六月堡成令貴香以兵三百人往戍約曰

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猛大憤邦佐亦忌
貴香擅利慙慙之公丁遂鳩其黨夜寇堡戍兵死
者二百人貴香僅以身免變聞旦愧怒曰嘻迺如
沈子料矣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請討

肅皇帝詔曰可已而閱繼武皆落職會潘公亦去
提督侍郎蔡公經代之十七年正月蔡公集諸司
問計且曰諸君度破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
不過萬人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公曰不類
副使翁公萬達曰亦各言其志也夫兵法有侵有

伐廣中軍政有勦有征夫潛師曰勦鼓行曰征張
君志勦沈君志征者也雖然賊備我矣勦之無得
從沈君便會有交南之議未遑也而公丁益肆放
草竊蔡公患之迺亟舉師巡按御史鄒公堯臣匡
贊甚力遂以軍事屬翁公且曰苟得渠魁則餘可
略取也百戶許雄者有心計素通徭為利翁公廉
知其情以死劫之曰能擒公丁乃保無事雄皇恐
乞自効翁公故訟言公丁素誠款茲為讐家構陷
耳因部繫訟公丁者數人責以啟蒙公丁果令人

陳寃翁公陽允之召許雄畀百金使密厚諸徭亦以本業公丁公丁大喜信雄十月翁公故按支郡叅議田公汝成以分守當至潯翁公遂與定謀遣雄詣公丁曰潯人欲釋憤于若久矣吾為若危之若德兵備公今去潯矣分守公新來可自陳言寇堡事他徭為也公丁曰諾隨雄謁田上寃然田慰遣之會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一市皆闕游徼因逮公丁獄翁公亟使雄諭其黨曰寇堡事果非公丁繫自應釋否則公丁抵罪若輩無以一人買

徭也諸徭唯唯遂檻致軍門磔公丁于市公丁既誅翁公奏記蔡公曰蓋聞樹德務茲去疾務盡斷首而縱蛇廼不行先聲以驅猛虎辟易今元惡就擒餘黨褫魄怯者志奔悍者慮守徭素多種莫克定謀幾會可乘無如此際兵法曰迅雷之下不及掩耳貴神速也請濟師蔡公然之時沈希儀病在告乃以副總兵經督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溥柳溥周維新孫文繡為左軍都指揮高乾督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同章為右軍機宜進退則翁公監

前山紀事
之已而副總兵經謂翁公曰王者之師示威而已
請以少兵勦之何如翁公曰不可賊懼我矣勦之
無功徒助玩耳經曰從古征蠻未有得志者君
欲盡殲之邪不若釋之以為德翁公曰不然戮不
顯則威不震威不震雖厚施不為德也經又曰紫
荆賊藪也姑舍之以寬窮寇何如翁公曰不可紫
荆不遏賊遁府江蔓不可治矣經上其議蔡公惑
之叅議田汝成嘆曰是不可使翁君無助也廼條
上利害數百言且曰遙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

以成事願明公斷之乃集議布政使祝續按察使
陸銓都指揮余恩皆主翁公議蔡公大悟報曰如
翁畫時十八年正月也翁公乃部勒諸將左軍分
六道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攻紫荊大冲根姜老
鼠朱昇以七千五百人攻二驢石門石塘太安黃
坭嶺柳浦以八千人攻道袍大井李儀洪坭梅嶺
凌溥以五千人攻大昂屋厦小梅嶺周維新以七
千八百人攻藤冲竹埠胡塘渌水冲孫文繡以八
百人溯流與陸軍合攻大坑右軍分四道馬文傑

以六千二百人攻碧灘淥水王俊以五千人攻羅淥上峒戚振以四千二百人攻羅淥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洞南北夾擊賊大窘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分兵邀擊之中斷廼西奔諸軍鏖斬千二百級捕虜言猺酋約避攻漫走毋結巢成化間結巢無免者地險官軍無能久也今東奔者入羅運矣翁公廼檄右軍沿江而東繞出其背而自移左軍攻羅運遇賊所設蒺藜簽懸石伏弩毒鏢諸械悉以計發奪之復斬數百級賊大震

慄降者五百餘峽南胡姓諸猺降者千餘而右軍失道愆期不至乃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既班翁公及田公議撫綏之要曰猺不處險斯解負固于是徙江北碧灘林峒諸猺南渡蓼水江南蒲竹河源諸猺退處平原率墾田占業又曰韓公以岑氏知武靖者謂其兵足恃休我力也今岑氏微弱如此而顧縱之播惡以生厲階不若罷之改置所統以中國派官而于上游武宣間置督備官以遊艘巡徼兩江藤峽大定先是府江與藤峽相為表裏

羅運東去府江二百里而近藤峽之徭失守羅運則東奔府江論者謂府江用師亦不可緩故翁公復著議曰治藤峽宜急治府江宜緩蓋藤峽三面可羅所慮者東奔耳府江則山谿遼遠又沿江往來難可踪跡欲治府江必先于五屯永安荔浦平樂賀縣積粟屯兵以能者主之熟其鄉導探其塞易擾其耕耘俟賊驚駭聚守乃可環攻又曰征蠻與伐狄殊科大舉不若遊擊之捷一勦不若屢攻之力又曰南蠻之倚山猶北狄之倚馬北狄舍馬

不能為雄南蠻舍山不能為力廣中稱為至言論曰蓋嘗讀漢忠武侯傳至其南征未嘗不反覆致意也夫漢中朞年所喪突將屯長纜數十人孔明形之表奏痛惜無已而孟獲黠虜乃七縱擒之夫環甲厲兵與之從事七縱豈不遺鏃孔明不之恤者馬謖所謂服其心也藤峽之役如張君言以少兵進又一孫繼武矣夫諸徭敢于寇堡殘殺戍兵略不少忌者承永通募養之後以我軍不能度險輕留故事亦鮮大舉耳老嫗育驕子小啼索杖

大啼薦果欲其無玩難矣而張君守之不亦悞哉
惟東涯公濟經以權成謀于斷原野簡書如合符
節諸軍並進首尾自焚捕斬既多撫集尤衆威震
而刑不濫矣土人有以始謀遇沮消息寢踈右軍
愆期功虧竭澤為恨者是不知天道好生王師示
威之義也然余聞之藤峽之役交南將事之時也
夫不先其梗如養虎舍豺輕事所難舉足內顧此
公所深慮者豈其抗議獨一藤峽計哉卒之內醜
伏辜外首輸悃仁人之功固有序也孔明不曰思
惟北征宜先入南千載相望此其同乎或疑今次
之舉無讓韓公而賦減日近難易不等曰韓公當
已張之勢其蔓難圖翁公秉首惡之擒其克立潰
功之難易未可論也要之非仁且智無能識孔明
二公之心

卷之六

五

四

南太紀略

蔚郡尹

畊撰

秀水項德楨訂

男鼎鉉補

南寧四都者化外武黎華陽水口吳四峒也土境
墉古為遐荒棄不臣僕漢開百粵大抵鬱林屬也
稱峒始於宋季元末生齒以盜耗田盡蕪罔有顧
之者

國朝保大覃化吏治平端徭獠歷年息養昌熾於
是四峒有名左江間然與南寧思明忠州江州接

南大紀四
壤而思明忠州土酋也又忠州以隙故訴不屬思
明兩相構怨有年故思明強則四峒役思明而忠
州爭忠州強則四峒役忠州而思明憤兩酋虎視
比壠斷焉代相爭殺死者日繼率棄不葬復相殺
取償過直四峒漸困又隣境亡命至峒者共禁不
出時相率走他境事剽掠南太廉欽之間騷然而
渠魁無所於詰邕中語曰左江害有八寨左江動
視四峒言厲階也今司馬東涯翁公萬達兵備左
江時計擒龍憑土酋李寰趙楷斃之矣因言於督

府蔡公經曰不於此際服兩雄定四峒邕中無寧
宇矣蔡公然之翁遂行部至南寧而四峒長老輩
率子弟遮訴願有定屬翁公曉之曰若知土酋之
所以爭若乎非有安集懷也以若為禁嚮競獨飽
耳若固樂首屬放縱且時盜隣境而首實重斂若
是若冒盜辜為首毆也夫谿壑無厭剽掠有刑吾
不知若死所矣長老輩頓首請活於是翁公奏記
蔡公曰苗獠獷悍世鞠悖兇土酋憤爭歲尋禍亂
四峒之民情如鳥獸向背惟谷今欲有所予奪則

隙怨難平即為中分亦疆塍錯緝夫走兔在野人
競逐之積兔於市過者弗顧我置四峒於度外而
俾土首睨其旁譬之龍蛇遇血本性自見非所以
排紛釋爭絕禍之本也夫乘俱傷之後者收二席
之名持不斷之疑者失漁人之利愚以為割四峒
屬南寧便蔡公下其議黃朝相者忠州土官子也
弱而掌州事聞之氣沮其州目梁國興凌浩凌連
黃仲素易朝相又欲得四峒自屬潛說朝相起兵
遮四峒莫令峒民出思明聞之亦發兵拒戰於渠

集有死者蔡公聞之檄叅將余恩往視變且曰不
率聽以兵往翁公曰是不煩兵可以理論也復至
南寧知軍舍戚恩劉琦者以商販信於四峒遣二
人號於峒曰為南寧者左袒為忠州者右袒於是
峒人悉左袒呼號擁恩琦至南寧者數百人涕泗
訴曰忠州責輸於峒民歲五千餘緡析骸不足取
盈也願皆為南寧死翁公大喜為南寧賦額授之
而使人謂朝相曰民猶水也可奪之東西而不可
奪其就下可役之載舟而不可保其不覆汝誠虐

用之忠州且非汝有矧四峒乎夫龍憑之變成矣而卒首領不保屈於孤雛者誠天憲不可干而衆怒難犯也且國興革心無黃氏非一日矣顧無以爲籍耳汝復以四峒之幣黜苞拑以蠹本根豈真盲邪朝相果疑國興革上書曰公幸哀憐邊人賜之生施及邊吏其疇敢有異翁廼白蔡公以四峒隸南寧設通判特撫之革峒名稱四都焉

太平歸化都圖者龍州僭冑默嘗置陽諸十八村也故為左州屬左州土官黃心之謀立也使人私

於龍州趙奎曰仁不忍宗祧之故而有闕牆之爭顧寡援仁又素貧願以君之靈定之使仁得奉其祭器惟是先人之土田不敢愛其以腴沃若僭宜十八村者為君供湯沐具四十年奎欲母聽或說之曰左龍隣也緩急人之時有恤隣周急仁義事也奈何弗聽夫彼與其弟爭而欲以賄勝不愛其土地而求貨於我事濟是我有大造於左州弗濟則十八村者自在也君何恡焉奎許諾假四千金卒定仁位後四十年而奎子帖堅為龍州左州以

十八村請帖堅怒曰我生髮未燥固知十八村我屬也弗與後仁孫昱以罪誅左州置流官龍州喜曰莫予奪也已帖堅六傳而至趙源源死而有常應之禍龍州亂莫克主都御史林公富令趙楷以官讓其兄子寶而令寶厚貲酬楷豢雞之稅十八村與烏楷素狙詐多黨與凡弒兩主亂龍州者垂三十年得田愈肆州人畏之於是雖左州不敢頽十八村矣然左州太平府屬龍州則否而十八村環太平府郭又太平故無附縣故十八村為左州

則太平不以為遠為龍州則太平孤立土酋中大懼不能自存正德間知府胡公世寧奏記督府陳公金請追奪龍州十八村還太平置附縣視他府時不主其議寶賂楷時亦有言於督府林公富者林公方幸楷還寶官不暇省嘉靖十六年楷復弒寶而朝議有交南之師太平當交首壤於是府人訴單弱愈急且曰即有警是無太平也督府蔡公憂之屬兵備副使翁公萬遠為計翁公曰太平以十室居土酋中何異肉處虎口承平無以自存矧

此軍興夫楷三弒主而自立一旦慮誅合謀交虜
囊太平以提我搖動非小請先誅楷楷誅則村復
村復則縣立縣立則府實乃可有事遂設計擒楷
語在楷傳翁公擒楷諭以立其子不絕趙宗因曰
汝子三尺之嬰必立之者以趙氏世有龍州所謂
定分也龍州亂垂三十年一旦待襁抱而定者以
篡奪必討罔有逃刑所謂天憲也汝不死不足以
明憲十八村不出不足以嚴分楷涕泗請死曰是
即所以生楷也手條列十八村藉上之翁公廼徒

崇德縣附太平府而以十八村為崇德縣歸化圖
編戶十里檄知縣徐錡指揮王良輔經理其詳錡
良輔來言曰新民多偶語疑有變於是翁公白蔡
公下令以十三事撫新民內二事定賦後二事均
力役一事言立社學教子弟事而楷妻黃氏亦時
時向州目農賢輩流涕曰今天官定我家十八村
故左州屬若輩無觀望搖煽禍趙宗也新民大定
遂徙崇德

論曰魯頌有言戎狄是膺荆楚是懲孟子亦曰用

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夫有苗弗格文德是動
鬼方三年遠役未憚何者區域有殊含生則一聖
人內夏外夷仁至義備法天資始體地含洪內寧
之餘外顧不廢以故人文日開聲教遠被四峒十
八村者穴蟻轍鱗何所輕重歷年既久遂啟戎心
嬰情金注徘徊雞肋彼狂何知日尋禍亂是故忠
州之首宜撫而四峒之富不可繼也龍州之孤宜
恤而十八村之約不可寒也於赫翁公抗我天憲
戡亂以正刑投餌以釋憤繼絕以廣仁徵盟以崇

信膺懲協謀變夷合道不其偉歟說者謂龍憑之
役為始條理事南太此舉為終條理事不以龍憑之
事折衝罇俎屠剪鯨鯢勞微衷甲功崇止戈決
策為難運籌居上此特開誠布公驅逆效順較之
於彼似為雍容爾乎於戲輪轅既飾或摧于碣楫
枕備施或洄于湫收彼粗悍如捕犇翔置我籬圉
飲啄無擾而且反側悉心擲揄絕計孰謂終條理
者為易易邪智者知之可為道也

欵塞始末

平川劉應箕著

秀水項德楨訂

男鼎鉉補

把漢那吉者俺荅孫鐵背台吉子也那吉幼孤別處部落慕

聖朝華奕典文隆慶庚午秋九月乃率所部叩得勝堡求內附其時總督蒲州王公崇古以防秋入衛陵寢巡撫武昌方公逢時駐大同余兵備陽和方公檄議議許其入那吉偕其二妾并虜男婦九

人入降方公納之即議題請甫浹旬王公以秋防事畢旋師即會本題知

莊皇許焉無何俺荅黃台吉擁衆堡下索那吉甚急其時不識彼中事情未有以應之也俺荅乃挑其精銳人馬近萬由鎮羗堡入搗雲中直抵宣府欲獲一將領與余易總督移檄宣府總兵趙岢領兵至帶刀嶺與虜遇時余以事旋自宣府道遇岢馳入其壁覘之岢與大戰敗其前鋒斬驍虜之首陸虜憚之遂捲兵由故道至鎮羗堡而出自是稍

稍有乞怜意矣乃議得逆趙全等與相易遣金國往俺荅殺之遣侯金往俺荅又殺之後巡撫部下鮑崇德者請往迺遣之崇德小字官保舊役虜中與虜最狎是以毅然請往遂定其事俺荅許以趙全李自馨等十人贖那吉越五旬縛送堡下乃題知遣那吉歸其中事情千態萬狀大率播弄之以離其黨羈縻之以緩其機傾倒之以浹其款廟堂責之督撫督撫責之兵備其經畫布置余一一不能追其責也趙全等械送京師余恐諸逆畏

聖朝明辟而自斃也乃多方誘之諸逆信余款誠終始無他暨法司獻俘

莊皇御午門親閱諸逆乃梟示焉自是虜人知中國款誠不欺憚天朝恩威并出乃議封貢之典矣十二月十一日方公丁內艱以余代其時朝議洵洵不定余乃抗言虜情不偽封貢可行議尚說說也一日

莊皇御經筵講畢大學士李公春芳高公拱出奏其事時在經筵者共聞

莊皇曰此事情重大邊臣必知之悉今邊臣既說幹得卿等同心幹理便多費些錢糧也罷絲綸一出朝論帖然封貢之議遂定自是與俺荅要約往復累累不一又以虜情叵測難定復遣鮑崇德往與俺荅定約崇德與俺荅說鑽刀誓鑽刀誓者虜中惡憚之信之其詞曰天王佛祖證我盟誓兩家如有違背遭此鋒利誓畢俺荅乃遣心腹打兒漢土骨赤還報崇德遂偕二虜定盟而還俺荅具疏稱臣願歸附內向自比屬國每歲貢馬四百疋世

世不替跡語多錯亂且詞多倨傲余廼會督府題奏譯而竄定之乃代奏

莊皇可馬封俺荅為順義王賜金印一顆蟒衣一襲幣帛禮文各如常制其弟姪子姓各受官受賞有差開市交易悉如督撫議余與總督俱住得勝堡去市場僅二三里許俺荅擁眾自衛人馬從焦山夾道而出不下數萬時兵備崔鏞總兵麻貴主市事憚之是夜漏下二鼓崔鏞忽至備陳其狀有難色余曰吁今日之事戰耶退耶今四路伏兵數

不滿萬而與俺荅戰勝耶敗耶騎虎矣勢焉可下况君命在上又焉敢有他詞君不出吾當獨往乃索騎行崔鏞悟余意乃固止余即告旋定計而出余次日命罷政總叅邵甫等十人前至二十里迎俺荅皆命吉服緩帶不偕寸鐵顯顯也俺荅接見之嘆曰南朝人果有信義其不欺如此乃即下令虜眾釋弓矢解衣甲左右擁俺荅者亦棄刀入市主市者迎

帝命出俺荅詣龍亭免冠叩首謝者三又索幣祭

謝其祖忻忻然以為榮也是日俺荅盡歡宴樂之具皆同知馬佩所幹理宴畢次日議市事上馬僅十二金中馬十金下馬七金銀幣俱半大率以繒絮衣袴啗虜之欲得虜之驕黃牝牡馳騁焉蓋以示中國之富厚且以壓虜而奪之魄也其中低昂操縱卷舒張弛難一一稱數甫七日交易畢俺荅歸乃進馬一百疋其餘馬俱聯其族衆分任之纍纍悉至未踰月貢馬俱完余與督府乃會本與俺荅前疏上進

莊皇嘉悅賜勅命賞賚

夫俺荅與其兄吉囊弟老把都系出火篩也先之後領土蠻右哨據有雲中上谷河套拓地千里帶甲數百萬數十年來寇邊屠掠莫能禁制茲因其孫內附一旦稽顙稱臣上表奉貢每虜使至余與王公受其款誠鞠其來歷王公每語余曰古昔所謂呼韓稽顙至單于接踵來豈憶吾二人親見之哉是年大同減客兵草料銀三十七萬九邊所減有過之者十年以來豈止下

數千萬耶嘻此豈余一人盡瘁微勞致之哉

太祖

太宗平定之餘威列聖綏撫之洽澤聖天子之英
明乾斷賢宰輔賢公卿之翊贊幹旋總督之擔
當運用是以百務悉舉萬慮俱周故十年以來
九邊望風貼然協順熙然清穆吁有是哉余乘
此暇日修大同山馬應懷四州縣之城及境內
三十六堡俱用磚石包砌屹然金湯焉又分兵
三路訓練大同以東屬總兵右衛屬副將陽和

以西屬叅將領之巡撫部下修偏廂車四百輛
各貯湧珠炮一虎蹲炮一小炮四易中軍以大
同行都司領馬止則為三軍家當行則為戰士
聲援森然虎豹之勢岌岌乎綢繆牖戶之訐謨
也兵甲士馬城池糧糗整飭于大壞極敕之後
雄于一方甲於諸鎮見之給事中張公國彥防
秋奏留余疏內井井也豈誣人哉夫難成而易
敗者功也難乘而易失者時也難邁而易誣者
命也余叨際國家熙洽之昌運奉賢輔之徽猷

循督臣之步履逢機遘會因人成事時之泰也
命之亨也河東之豕又何敢云然不能不縷縷
者蓋直述其事俟後之籌邊者採焉

